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七

四十一

2801
48-41



門仁
號 2801
卷 48-41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為學即大學之要指凡

脩身接物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在焉○黃氏震曰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章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恥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桀紂戡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徑易明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

說統曰。別處論政多重心。此章獨重法。以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等法故也。

呂晚村曰。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趨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為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

堯舜之道。雖過其時。心仍不泯。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為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湖南講曰。律乃有形之器。首乃無形之聲。必託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份按鐘者種也。種字原文作踵字。

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一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冉求聚斂則痛當世率土地而食人肉。餘言事親善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而已。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

為員之器也。所運以為圓之筵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今曲師

曠字子野。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箏。同陰陽

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音。千候。姑洗先上聲。

蕤追。賓夷則無射。亦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

呂應鐘為陰也。前漢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陰。大夏西戎之國。昆侖山名也。取竹之解谷生。其竅

厚均者。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箏。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

皆可以生之。比合也。是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

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

六曰仲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通考。趙氏惠曰。律法也。言陽氣與

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鐘

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鐘於黃。泉。葦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大簇者。大

太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

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蕤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於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宜。物位丑十二月。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

五音宮商角

徵

展里反

羽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人聲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

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

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鐘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鐘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徵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角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歌聲勻。調。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

禮運孔疏

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鐘為始。當其為宮。備有五聲。言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匝。黃鐘為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大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鐘為第二宮。上生大

簇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鐘為
角大簇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
生應鐘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
洗為徵下生應鐘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
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鐘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
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鐘為第六宮上生蕤
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鐘為
角蕤賓為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
夾鐘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
為徵上生夾鐘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
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鐘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
中呂為羽上生黃鐘為角夾鐘為第十宮下生無射
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鐘為羽下生林鐘為角
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鐘為商下
生林鐘為羽上生大簇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
黃鐘為徵下生林鐘為商上生大簇為羽下生南呂
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
故云終於南呂○禮書曰黃鐘太簇姑洗損陽以生

陰林鐘南呂應鐘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
陽以生陰大呂夾鐘仲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鐘
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鐘至應鐘陰之陰也陽之陽陰
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
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
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
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
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鐘三律為下
生以蕤賓三律為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為
下生呂為上生誤矣○律呂新書按黃鐘之數九九
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
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
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
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鐘一
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
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
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
十八矣○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

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以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鐘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黃帝大舜之君洽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

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答廖子晦書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羽林鐘為徵南呂為角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鐘定為宮太簇定為商姑洗定為羽林鐘定為徵南呂定為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

次黃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
之正聲自林鐘之宮而生太簇之社則林鐘六寸而
太簇八寸社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
而言雖當為林鐘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
宮下生社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
太簇半律四寸之社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
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
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
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
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
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
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子聲者
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鐘大呂太簇
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社始見
於國語註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
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為宮則第
六變得應鐘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社如林鐘
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

社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
為七均祖考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
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
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
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
為先後也○答張仁叔書所論律呂須作一圖子分
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
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
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
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是全律之聲如黃
鐘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寸半是也
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
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折半用子聲此
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
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鐘大
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
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為宮則黃鐘為徵而當用子
聲矣若以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

湖南講曰。問本章語氣如不以仁政等句。皆以反言而不作正語。何故曰。正言之。只一語。法先王之道便了。那有許多文字。蓋非正言則不穩。實非反言則不激。切論語說理渾融。一兩語已無剩意。故多用正語。孟子全是文章。有開闢頓挫之法。以逆出正意。故多用反語。即此可知。看孟子之法。又問通章固是行先王之道。而中間曰。遵曰。揆。遵則不過守其成規。揆則須有籌度較量。曰。凡看書要通章精神專注所在。如畫龍點睛。通體俱為生動。此章展轉提醒先王之道。便見總要人取法先王。其餘零星字眼。只

以林鐘為宮。則太簇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雙峰饒氏曰。規矩六律。當初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况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况後世乎。附蒙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非獨古者聖君賢相有是心。雖戰國之君臣亦有是心焉。但古之聖君賢相。則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此章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若當時君臣。則雖有是心。而蔽於物欲。狃於功利。而不能師先王以行仁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蓋自開闢以來。所歷聖君賢相多矣。其所以為生民計者。悉矣。凡皆仁民之實政也。後之人亦不用有所作為矣。但時有增損而已。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政舉則其治功成矣。夫何為哉。不然。事不師古。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此孟子此章之意也。存疑。此章言治天下不

須隨文帶過。若處處破碎。研求箇字義。看去像細膩通章精神。反提挈不出。說約曰。按達說全章。知乎分上論為治之道。下勉君臣當各任其責。細分之。又當分作四段。自離婁之明。至徒法不能以自行。言舍法無以成治。自詩云。不愆不忘。至可謂智乎。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唯仁者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詩云。天之方蹶。至謂之賊。是責其臣當輔其君。以行仁政。大明有四箇故曰字。皆收繳意。勿如常說。把不愆不忘。節帶上看。亦妙。○份按說約。載不愆不忘。節作第兩段。雖似有理。然存疑之意。謂第一段只是說法。之不可不遵。第兩段則從聖人

可無法度。自首節至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當作兩段看。自離婁之明。至先王之法。而過未之有。是一段。自聖人既竭目力。至可謂智乎。是一段。首段言舍法無以成治。二段言法所由立。而治所當因也。○凡治皆有箇法度。規矩六律。仁政便是制器審音為治之法度。人所必由。決無空手而能獨成之理。故雖堯舜離婁公輸師曠之聰明。巧聖亦有所不能。此見法度為治不可無也。聖人既竭目力。一節定承此言古之聖人。創立法度。正是為凡事無箇法度。不得所以既竭耳目心思之力。又制為法度。以繼續之。由是凡事可成。後之作事者。皆因其成法去做。而利遂及乎天下後世。所以說不可勝用。仁覆天下。此見法度之所由立也。○蒙引。此道字指仁心。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立法說起。而仍以遵法作收。分得更似清楚。正不必拘四箇故曰字樣也。
困勉錄曰。仁心仁聞。據蒙引。則非有二。據慶源輔氏。則有淺深。蓋蒙引是合言之。而輔氏是分言之也。初不相妨。又曰。仁心仁政。合言之。則是一件。有仁心自然有仁政。無仁政亦叫不得有仁心。然分言之。則是二件。此章主在分言。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都玩死刑必為去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誼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入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米之不精者。郎葛洛蓋力制。三反身衣。去聲。布衣。木綿帛帳。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憚。或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

也。○注大脯。牛脩。鹿脯也。記曲禮下。凡祭宗廟之禮。其牛曰一元大武。脯曰尹祭。注元頭。武迹。尹正也。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問孟子告齊宣

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利妄作之失。譬

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者幾希矣○慶源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雲峰胡氏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為良法存疑今有仁心仁聞一節是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証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是承徒善不足以為政意而言不徒善則足以為政也○法於後世者澤既被於當時其良法美意又足以垂訓於來世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正是如此○蒙引兼言仁聞者有其實必有其名有諸中必形諸外故或兼言仁聞或只言仁心一理也○當時諸侯若能行先王之政只用孟子首篇不違農時一條則民之養生喪

死無憾矣只用五畝之宅一條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所謂先王之道正謂此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

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

量去聲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新安陳氏曰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

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正謂此也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

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通考楊氏與曰後世莫不有志於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謂之時世之異不可也學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必學而後王臣必學而後仕雖匹夫匹婦之賤靡不學也後之世君學而臣不學者有之矣臣學而君不學者亦有之矣且農有農之師工有工之師以一家一國至於奄有天下之大不資於學雖抱堯舜孔顏之質有能不為物之汨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脩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立區區盡心力於簿書獄訟期會之間者俗吏也以俗吏之所為而欲與三代擬隆非所聞也附存疑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或是古語引之重在上一句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說叢曰或問隨時制宜亦可謂法先王否曰此正法先王也方員之巧萬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

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事事做先王也

焦漪園曰此節不止是說聖人立法之善是言立法之意耳聖人因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為政者而可以廢法乎

詩大雅假詩傳讀作嘉樂音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慶源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附存疑先王之法咸正當故遵之而不過差咸具備故遵之而不遺忘遵先王之法而過此過字與上過字不同不能平治天下乃過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通考張氏師曾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覆敷救反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敷救反被去聲也此言古之

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

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

所被者廣矣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為方員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

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

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

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員平直正

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

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

能覆天下必能及後世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

矩律音與不忍入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

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雙峰饒氏

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

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

人而止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

用法後正言立法附蒙引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

與公輸等相于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離

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

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

大註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

被者廣矣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

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

天下存疑蒙引或問聖人本身若竭心思而不用

仁政果亦能安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仁

政不能平治天下了先儒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

繼之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誤

說統曰大凡世主之能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的不知吾人之心思如何敵得聖人古來之成法其效已驗而我故欲師心自用徒自討勞苦一番豈不是不知○份按此條只就太過一邊說愚謂須兼不及一邊說方完備○翼註曰可謂知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勞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辯焉得為智

翼註曰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向來有臣民胥被其化意又曰惡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為不

以六律在注亦未完以為方員平直正五音只當連上文讀為是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附蒙引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君臣當各任其責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即是不仁之惡流播於眾處○困勉錄曰是即註所謂貽患也

說統曰此節正是播惡於眾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鄒嶧山曰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之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來謂其皆玩視而不信也○徐玄扈曰道揆有圓活意法守是一定意所謂君主圓臣執方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貫前第二節意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附存疑不仁者不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也就是無道揆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度音鐸下度量

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音同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

處蒙引在朝字工字君子小人字上看出故曰漸說得廣存疑則從信字犯字上看出二說可兼用又曰下無法守五句總因上無道揆生來但工不信度小人犯刑二句則又自下無法守生耳又曰蒙引又謂下字兼臣民雖似有理然與其所謂漸說得廣之意又相戾矣只從存疑也罷○份按國勉錄云無法守只依蒙引謂法為上所奪而不得行其法為是存疑謂只是上妄為則下亦妄作誤也愚謂二說皆似有理未可竟以存疑為非

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入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失信度也附存疑有道之君在上則下而百官各奉職守法若為君者不以道自處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凡物必用之而後信若不用則玩視而不信故無道揆則道雖人所本有然以不用而不信無法守則法雖朝廷所立然以不守而不信朝既不信道則在上君子視道義為泛常肆意妄行于名犯義而無顧忌故曰君子犯義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為泛常作奸作惡而干犯刑憲故曰小人犯刑是皆相因之勢有必然者而其本則在於上之不仁也

說統曰只是一箇先王之道就他斟酌出來曰道揆其含天理人情之宜曰義中間先後緩急有餘有理曰禮皆有尺寸準繩可循可守則曰法曰度

份按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者二句已將語類原文改壞語類原文云此學字是責下無法守倘上無道揆則下許多無法守人並起而居高位云云○則國之喪亡無日矣之下云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此三句亦不可刪○據語類此條賊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與關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陳氏曰小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為亂矣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朱子曰惟上無教下無學所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南軒張氏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為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覩其可行也上

民是連下無學句。指臣說。與者起而居高位也。蒙引則就奸民如陳勝吳廣黃巢朱溫之徒。說愚謂此自當從諄類。爲是然蒙引所云亦似有理。

翼註曰。泄泄註云急緩悅從。又云不急救正之急字反急。緩救正反悅從。然直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張何初曰。急緩而不真切。悅從而不鯁直。

翼註曰。泄泄猶沓沓也。不徒訓字。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慢事之罪。○困勉錄曰。上泄泄猶沓沓。只引俗語以互證其義。下猶沓沓也。乃指此等人所爲之實。如此又曰。虞宿生云。唐虞之臣師師。三代之臣寒寒。隆周

之臣謹諫。衰周之臣泄泄。戰國之臣沓沓。困勉錄曰。蒙引云。進退無禮有二說。一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但知爵祿之爲重。雖不當進而亦進。雖當退而亦不退。則此進退。卽進以禮退以義之進退也。如此者。豈望其能正君哉。一謂其動靜之間。不以禮。但見其擊蹕曲拳奔走承順而已。如此又安望其正君哉。二說皆可。按蒙引前一說亦該得。後一說不若存疑。只從前一說爲是。

份按可必行下原文云。陳善閉邪。是仔細著工夫去。做務引其君於當道。愚謂仔細著

既無禮。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附存疑。上無禮。下無學。要歸只在。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內道。卽理也。禮卽理之有節文者也。下無學。其無法守可知。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急緩悅從之貌。言

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詆。典禮反。附存疑。責難陳善。事君之義也。事君無義。言不責難陳善。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進退之禮也。進不能陳力就列。而又不能止。是進退無禮也。言則非先王之道。詆毀先王之道。謂不可行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

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

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

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卽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

工夫可與上先立箇大志緊相對針豈可刪去
徐自漢曰陳善與責難共是一事而何以分恭敬蓋以其所陳者而致其所責是望之大的意思故曰恭以其所責者而細密開陳是小心謹密處故曰敬陳責非有兩功恭敬非有兩念○困勉錄曰此處恭與敬乃大綱細目之分

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雙峰饒氏曰恭有對敬言者有即是敬者如中庸篤恭書允恭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朱子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閒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附存疑責難是大綱事陳善閉邪是裏面工夫人臣以堯舜之道望其君若非隨事陳納開道豈能有濟故陳善閉邪是責難工夫○淺說人臣以難事責於君

必欲使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為堯舜之君也是以高遠望其君而不以庸常待其君得不謂之恭其君乎開陳善道言如何而為仁心如何而為仁政使其君曉然知善道之所在而有以閉其邪心是以誠實事其君而不以容貌事其君得不謂之敬其君乎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軒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慶源輔氏曰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雲峰胡氏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

陳伯玉曰。至即至善之至。○
呂晚村曰。目巧之法。自以為
已方已員矣。然試將曲尺一
量。規矩一轉。使其間稍有分
毫。未方未員者。皆不可欺掩
矣。故自有規矩。則天下只有
一箇方。一箇員。如無規矩。則
此亦一方員。彼亦一方員。說
於無所取裁。於是乎雖回衍
欹斜之物。皆可以方員自托
者矣。此即是本天本心之辨
又曰。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
字解。惟規矩為方員之極。故
天下方員。稍有未盡。將規矩
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
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
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
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
矣。又曰。至字訓極字。不可作
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形旬。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

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附蒙引。規矩盡所以為

者。必於是。取則焉。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而凡欲盡

人之道者。必於是。取則焉。取則之意。於下節方露出。○

存疑。聖人倫之至。是起

下文欲為君盡君道意。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

人獨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
至。皆隔躡爬搔也。又曰。一至
字。便可將經權常變。功過安
勉等字。一齊掃却。須將此等
字。看出聖人於人倫無纖毫
遺憾。處纔見聖人。可以為百
世法。纔見道。二只仁與不仁
至字。纔寫得真。而足不混入
到字。解去。又曰。說至字。便映
起法字。蓋先有法字意。而後
下箇至字。若不法。那見其至
又曰。解至字。當緊貼下文仁
字。○續困勉錄曰。按須以無
私當理立說。
困勉錄曰。欲為君盡君道。欲
為臣盡臣道。猶言為君而欲
盡君道。為臣而欲盡臣道也。
人倫。猶言君臣者。此章主君
臣言也。雙峰說得之。新安以
宗主綱維為說。不是。又曰。不

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朱子曰。規矩是方員

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

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

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

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

可見。是事事做得盡。○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

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

為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

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

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南軒張氏

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

之人。以堯舜為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舜所

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為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

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為有恆性。是誣其民也。

○雙峰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

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新

安陳氏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為尤大。所以宗主綱維

孟子大全 卷之七 離婁上 七

以舜之事堯四句。見不法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云云證之。此以理欲相乘之機警人。而見其當法堯舜下文極言不仁之禍。則以禍福成敗之機警人。而益見當法堯舜。○陳大士曰。人以爲堯舜不能爲吾爲其次焉者而已矣。不失爲中主而已矣。而不知此其說非也太甲成王諸人之爲君。雖不及堯。然法堯者也。其所以治民。固堯之所以治民也。盤說望畢諸人之爲臣。雖不及舜。然法舜者也。其所以事君。固舜之所以事君也。使不法堯。則所以治民者非徒不及堯。併不及太甲成王諸人矣。使不法舜。則所以事君者非徒不

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爲君臣者。取法之正。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爲堯舜。故也。附蒙引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爲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爲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不宜說要爲君者須盡君道。爲臣者須盡臣道。爲君爲臣。豈都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連著盡字讀。方是。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解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朱子曰。譬○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

及舜。併不及盤說望畢諸人矣。蓋能法者。僅分至與次之間。不法者。遂分仁與不仁之際。可不辨哉。○困勉錄曰。堯舜而下。尚有湯武與太甲成王之爲君。伊周與夫仲虺君陳之爲臣。如何說不如堯舜。便是不敬其君。賊其民。愚初意謂諸人雖不如堯舜。然其道則堯舜之道也。蓋其於堯舜有淺深而無同異也。則以賢君賢臣爲法。亦即是法堯舜。然按蒙引及陳大士之說。則賢君賢臣雖非慢君賊民者。然人若僅以賢君賢臣爲法。即是慢君賊民了。故人即未能如堯舜而志不可不法堯舜。此說是也。○份按上章責難於君語。類云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

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附蒙引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云云。此是孟子意。不是孔子意。孔子是泛說。今欲說此句書。亦宜依本文。先從孔子泛說。然後以孟子之意綴之。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南軒張氏曰。如堯舜之爲是。是由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所由哉。○慶源輔氏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弑國亡。然死蒙惡諡。遺臭後來。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馴至如此。豈不可

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便做不得一分云云。據此則蒙引及大士之說殊得朱子之意。
困勉錄曰。上章重在仁政。此章言法堯舜。似兼重仁心仁政。又曰。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翼註曰。前三節言君臣當法堯舜。後二節言入君當鑒幽厲。而人臣可知。○吳因之曰。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一流。入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尚可不惕然而知所法乎。通章雖通說下。總只歸到法堯舜上。或以為堯舜不可不法。幽厲不可不鑒。則平說而非

懼之甚哉。○雙峰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諡。古人諡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諡。公義廢矣。○蒙引名之曰幽厲。獨言幽厲。而不言桀紂者。桀紂非諡也。諡法周公始立。然雖無諡法。而惡名在天地間。又何減於惡諡。○輔氏曰。以幽厲視桀紂云云。按幽厲還是暴其民甚者。如何說未至於身弑國亡。下章言失天下。以不仁則幽厲俱在。失天下之列明矣。○存疑名之曰幽厲。通管身弑國亡身危國削。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新安陳氏曰。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旨矣。○困勉錄曰。次節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者言。省文耳。蒙引謂意歸責於當時之為君者。恐未是。又曰。名之曰幽厲。還是泛說。而周之幽王厲王亦在其內。故直解曰。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沒身之後。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極得體。又曰。依存疑名之曰幽厲。通管甚與不甚。來則幽厲亦只是諡之。甚惡者。言外還有不甚惡者。一邊。又曰。末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說約曰。此章雖槩論多人。然觀第二節。還對當時之諸侯言。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亡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

吳因之曰。此章不是泛言正身之功。特為治效未臻。徒責望於人者發。大意謂天下蓋有勇於求治而治效未臻。如愛人而人不親。治人而人不治。禮人而人不答者矣。此非入之過。必己之有未至也。唯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已矣。身正而天下自歸。與其責望於人而無益。孰若求諸己者。隨感而隨應哉。困勉錄

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入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雙峰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又曰。戒人不仁。是亦遏入欲存天理也。

孟子曰。愛人而不親。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反其智。禮人而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智敬放。此附存疑立紀綱行政事以整理臣民使

治必是智識未到。凡紀綱政事所以治人者。猶有未合天理。當人心處也。故必反其智。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

身無不正矣。詳字貼皆字不止。上文三自反而已。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南軒張氏曰。反身則天理明。不能則人欲肆。慶源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

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曰。是亦遏入欲擴天理也。蒙引天下字說得廣不

但一方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天下則盡乎人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形句反前篇。亦承上章而言。慶源輔氏曰。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

曰。因之。此條極得總註。承上章之意。蓋上章專為不仁者發。此章則為略能為仁者發。所謂相承者。如此陳新安謂承上章。因言仁而及知與禮也。此雖不差。然非正意也。蒙引謂其不得大旨是矣。然蒙引謂大註亦承上章而言。見當自反而仁也。仁則自無死亡之患。亦說得未甚切。今斷以因之說為正。說統曰。非惟不充人。且有借鏡於人。意翁子先曰。既曰愛人。治人。禮人。矣。則不親不治。不答。其失在人。不以為人。尤而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自責自脩。若借之為吾砥礪。而所以勤施之者。不倦。此是何等心腸。又曰。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立綱陳紀見得。

說統曰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會舍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即是三者之中而無時無處不反求諸已故下三皆字又曰天下大矣何以人皆歸蓋仁智禮原在人心同此理故可必其歸此亦不重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意○說叢曰末節重承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
翼註曰通章總是迭推其本不重序意本一而已矣大學所謂脩身為本是也上二本字乃是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困勉錄曰上章說其身正乃是承反求諸已來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在正身內矣與大學之先脩

乎自求○雙峰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濶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新安陳氏曰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仁包智禮也○蒙引此命字以理言○輔氏曰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亦太扭捏蓋能自反而天下歸之此便是永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以詠贊之耳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於身也本於身乃恆言之所未及此亦承上章而

身而後及於天下國家者自異此章之旨則與大學同故註云承上章而推言之非謂即上章意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皆說得不明白○份按困勉錄曰天下之本在國云云雙峰謂天下取則於國云云是只主教化說矣看來孟子是渾說須還兼教養祖意則或重在教耳愚謂從雙峰主教化說為是

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未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雙峰饒氏曰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孟子祖大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蒙引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是恆言中自有之次序但常人只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推而言之以見其道之有序如是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即繼以國也國之本在家故言國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云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之本又在身此又常言之所未及也重在此末句○家之本在身下要入身正則家齊然不但家以之齊國亦以之而治天下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故集註曰

說統曰。按巨室固多跋扈者。然世篤忠貞亦不乏。不必泥定在權臣一邊。然則所謂不得罪者如何。愚下轉語曰。不得罪於天地。不得罪於祖宗。不得罪於羣臣百姓。是為不得罪於巨室。○困勉錄曰。按要不得罪於巨室。亦不專在脩身。還須處置得宜。然脩身其本也。故註專以脩身言之。然則所謂承上章者。亦非專承家之本在身一句也。又曰。巨室所以難於力服者。蓋其力既足以把持國政。而其勢又近於君。有一毫不便。彼便知之。所以服之為難。又曰。說

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註兩箇推言之不同。前一箇推言。只謂天下之本在國。二句後一箇推言。則通指此章連家之本在身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

雙峰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

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

叢云。國與天下之人。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按翼註亦主此說。然註則明謂巨室為國人素所信服。看來二意可兼用。蓋人君既能服巨室。則自有以服國人。况國人又探討於巨室之消息乎。註只主一邊者。蓋舉此亦可以見彼耳。又曰。陳伯玉云。德教便是政。沛然正是。不難處。按翼註亦如此說。則德教二字。只是以德教人之意。非躬行心得之德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未嘗重講此二字。○份按困勉錄云。不得罪於巨室。只是脩身之驗。初不重在巨室。愚謂此條殊有詩病。蓋此固是脩身之驗。然巨室乃人心之最難服。而國人

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

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

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

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

公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

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

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

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

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

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

以麥丘。而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

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

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

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

素所取信者使其不服豈能服得國與天下故為修身之驗第一件事何得謂為不重○大全辨謂巨室註云世臣大家當與有世臣之謂也參看就世篤忠貞公爾忘私者說三家六卿不足以當之若僅作強藩巨鎮不可得罪則君益懦而臣益驕矣愚謂說統謂巨室不必專就不好邊說極是若如大全辨專就好處說則偏矣且所謂不得罪者只是能脩其身處置得宜耳豈專事姑息曲意徇之謂耶
份按淺說謂全章在為政不難一句截若在不得罪於巨室處截則所以不難已說盡了到章末便無收繳愚謂玩文勢當在得罪於巨室處截蓋

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如晉六卿魯三桓等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牛代反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諱以洪字代之興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上聲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唐書皇甫鏐傳鏐音博為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

首二句是言為政不難只在不得罪於巨室下文則言不得罪於巨室所以不難於為政也

伐蔡急於用度鏐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鏐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剝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鏐奸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鏐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栢者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韓弘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從之○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君入者不正

說統曰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耳通章重回天不重順天○困勉錄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非不論德也天下無有有德者則惟力是視而已存疑謂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

其身所為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故麥丘邑人之言亦先及羣臣而後及百姓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未必能勝適以取禍如魯昭公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凡君施教令於下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疑議遠而羣黎百姓必怨謗則為留礙四海極其遠而言之裴度之言亦非謂以係戀之私恩養其家也行大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去聲其德之大小天下

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

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下

位但以力相雄長耳殊謬或曰如孔孟者非大德大賢而誦於下者乎曰此章只就有一國者說不必論及於此又曰翼註云斯二者天也見得運鍾其泰而以德相役者為理所當然運值其否而以力相役者為勢所不得不然或欲不分理勢亦可按翼註後說大全朱子之說如此前說大全雙峰之說如是看來二說原可兼用○份按翼註云小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強弱通指諸侯說高新鄭云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濟濟雍雍當是時而稱詐力是愚人也是故三苗鼠防風戮春秋戰國之時吳越爭長秦伯西戎虎視鴟張弱肉

位大德大賢者居大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之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通考勿齋程氏曰萬善之足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天者理勢之當然也問天下無善存焉是曰小德道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則以力為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雙峰饒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纔到勢之當然處便非入之所能為即是天了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殺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雲峰胡氏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附蒙引孟子意

強食當是時而不審已量方是愚人也是故江黃滅燕丹亡據高說則大德大賢不專指天子與翼註不同愚謂唐虞之世諸侯之聽命於四岳州牧即是小德小賢之役於大德大賢似亦可不專指天子然則翼註及高說可兼用也○李毅侯云順有道之天易見順無道之天難知必也發憤自強挽無道為有道則大德大賢在我而天下皆為我役矣如齊景者安於無道而不克自振者也未足為順天也愚謂李說求深轉謬蓋發憤自強云云乃師文王事不可指為順天者事夫師文王便可為政於天下豈僅如順天者之能自存而已乎

只重在小役大上為當時言也故繼以齊景公女吳而及師文王之說○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德字兼才饒氏謂賢兼才德未必然也朱子註只是德字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

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如與人也吳蠻

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

與之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已自下以聽

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

份按說叢管登之云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滕薛而言以齊對是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若滕薛雖師文王只可為善國為王者師而已愚謂此言雖似有理然玩孟子說以德行仁而謂湯起於七十里文王起於百里然則此章所云固包微弱之國在內也

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巽言橫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萎蕪自棄之罪未暇議也○汪氏曰當有道而順天為有義當無道而順天為有命絕物即是逆天齊景畏天者也畏天猶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音盤樂音洛怠教音去聲皆若效

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蒙引

是已亡之稱後世所謂釋奠於先師先聖者則皆是已亡者之稱所謂先生先輩之先故得親受其命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

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楚宜反。慶源輔氏曰：所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也。蓋天下雖

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

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強。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反其

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燭理

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附存疑引齊景公順天事也。今也小國師大國節是逆天事也。如恥之節承上言既不能順天必當有以回天耳。趙注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助語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紆勿亮

說統曰仁不可為衆猶云衆者遇之失其衆耳此指文王說國君好仁二句則是因文王而泛論其理。翼註曰仁不可為衆指文王說下二句泛說俱是孔子言。

反之酒灌地而降神也

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為酒名秬鬯將

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將助用之取其芬香旁達以降神鬯者以其條鬯也

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

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

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

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

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

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

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

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世說

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文名羣有英才與季方名諶元方之弟也子季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

不能決諮於太丘名寔嘗除太丘長乃長文季先之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朱子曰

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附蒙引或曰武王克商乃有天下今此詩及

孟子之言皆歸於文王何也曰周有天下雖武王之

功所成實文王之德所致也○詩傳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膚詩傳解作美也此謂之大蓋言

才行之不凡亦美也○存疑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依蒙引作孔子之言○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

乃承其麗不億句說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放開說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

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

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

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慶源輔氏曰不

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為強大所役使脩德行仁如

文王則與天為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者反

為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新安陳氏曰勢

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為強大

所役如齊景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

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者是也附語錄不

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

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

說統曰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他受言聽諫意又曰愚按自古危亂之朝未嘗無忠言即自古敗亡之君未嘗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只緣他心迷於私欲荒淫暴虐雖危自以為安雖蓄自以為利茫然不知已之所為故孟子將自取二字點醒他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翼註曰首節言不仁者失其本心而不可與忠言便令自取之意

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蒙引自君身而言則曰脩德自其及人而言則曰行仁其實孟子所謂脩德即是行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

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

下四節乃承言之也。○困勉錄曰：危者只是淺深之別，存疑最明，蒙引謂如般樂忘傲之類是危道，如流連荒亡之類是所以為危，如凶暴淫虐之類是所以亡，看來不是，蓋般樂等項俱各有淺深難分屬也。

四書釋地曰：集註滄浪水名，非是，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

忠言祖伊常諫紂矣。召穆公常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蓄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雙峰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他只愛那淫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蓄自以為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甚分明。存疑蓄深於危亡，深於蓄危，險道也將近蓄也。蓄患害也。猶未亡也。○蒙引此是三件，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大段未是。朱子未嘗特解此句。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禮書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

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也。

徐敬菴曰：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找足兩箇斯字，使生許多見解。這斯字却從可以處生來，自取字又從斯字生來。○莫中江曰：玩可以二字，蓋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提醒後人，只在自取二字上。○翼註曰：二斯字重看，便見自取之也。就水說而意自廣。○說叢曰：一說清斯濯纓二句不平，歸重濁邊見自取之意，殊失圓妙。○翼註曰：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

之綏，詩南山曰：冠綏雙止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慶源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新安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

所謂自取之者，雙峰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蒙引此以下孟子之言也。

伐也。○說統曰：愚按此兩節總發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毀。曰：自伐。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

吳因之曰：此章是以歆動之辭感發當時諸侯之為仁。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

之幾。平聲。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

自取。慶源輔氏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

之幾也。亡國敗家存亡之實也。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即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

與不仁所取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仁者心存則

明哲得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悔毀伐之幾於自

取之之初是也。不仁者心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菑，樂所以亡是也。心存者存，天理戒心不存者，過人欲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主意全在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五句上。前三節評論民心歸仁，以起其端。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翼註曰：失天下邊輕引起得天下。○困勉錄曰：所欲不是容易知，須去其已私以體察。與聚亦不是容易聚，須立其法制以經營。如田里桑麻等皆是聚之實際。又曰：民有欲而不能言，不敢言，其欲衣欲食，欲安，欲逸之念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為欲，彼又以如彼為欲，非虛以察之，誠以體之未易周知。既知矣，又有許多阻撓，許多煩難，或便於民而不便於君，不便於臣，或便於久遠而不便於一時，又必果斷以行之，委曲以處之，方能聚得。又曰：聚欲勿施惡，即仁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為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

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

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

○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

後為得也。○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

也。王道也。須說得醇細。勿似專為得民心而設。同於伯主固結民心之術。

說統曰。三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歸仁之勢。歸則不待。而况又有不仁為之。歐者其歸豈不益速耶。困勉錄曰。蒙引云。民之歸仁。條是仁而得民得天下。為淵。歐魚條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按蒙引此條與其所謂二節。只是一項事者相悖矣。此恐未是。

惡勿施
二言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故為淵。歐魚者。獺也。為叢。歐爵者。鷓也。為湯武。歐民者。

桀與紂也。為去聲。歐與驅同。獺音。關爵與雀同。鷓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

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彼

謂湯武。此謂桀紂。如魚雀之可全生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鷓也。

吳因之曰。民之歸仁。曰諸侯皆為之。歐。所謂得其心。斯得民矣。曰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份按說統云。按據時說。言病日已深。當急求三年之艾。喻民困已極。君當急於求仁。困勉錄則云。此意當補在求三年之艾也。下不可即貼求三年句。求三年句。還是慨歎當時好仁之晚意。愚謂說統之說為當。玩註自明。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歐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

南軒張氏曰。非利入之為己。歐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歐。隋為唐。歐。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歐。哀哉。○新安陳氏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歐民。以歸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音干久益善。夫音扶病已深。而欲求

乾久之艾。固難卒。倉沒反辦然自今。畜勅六反之。則猶或

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王氏曰艾以久為善不畜不足以活人之死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雲峰胡氏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助胥相也言今之

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慶源輔氏曰至此則

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言則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容自己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毆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

孰禦

困勉錄曰此章重二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人自失之是也。○翼註曰禮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吳因之曰言非禮義處且慢說仁義之為美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處且慢說吾身必能仁義此意自在下節上文須含蓋為妙又曰凡自謂不能者孟子所深惡蓋人皆可以為堯舜正謂其能也然所以謂其必能者全是性善上來故此章自暴自棄之可哀即性善堯舜之旨。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

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朱子曰自暴者所言必非詆禮義說沒這道理

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為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也附存疑自棄者亦可說不可與言自暴者亦可說不可與有為不然者各自其切者言亦互見也與言且不可况有為乎不可與有為不可與言可知矣○蒙引自暴自棄兼氣習言○自暴言禮義自棄言仁義何與曰禮義字面淺仁義字面深且全自暴者與言禮義亦不入自棄者猶稍信禮義但於居仁由義則無必為之志而自諉曰不能耳然均之為下愚之歸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

形旬反

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

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

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

悉井反

也

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雙峰饒氏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

說統曰此爲人之思以道術
易天下者發道以本體言事
即體道之工夫○姚元素曰
此只舉一近易的道理指點
與人看見得親長便是道親
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
即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
也○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
看○翼註曰人人各親其親
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
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下

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徐
傲弦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
親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
必求之遠且難○說約曰此
章初意亦欲主大全說而玩
注即似存疑爲平和無所添
設故從之又曰大全主倡率
而達說因之蒙引又本之於
教養大約俱對人君說一解
也存疑則不主倡率教養而
但平平說淺說紹聞編因之
又一解也蓋諸家立說亦每
有異同如禪之支派在觀者
平心以釋之耳又曰看大文
則只是一虛一實一反一正
之理也

不能爲底只是爲之不勇耳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爲
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項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
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新安陳氏
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詆天理既
不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爲美特甘
於不能故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憫以警聳之猶致
望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蒙引
曠安宅而弗居云云兼自暴自棄不可依饒氏說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通爾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

外是也舍上聲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南軒張氏曰使
人各親其親各

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
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
道之爾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
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雲峰
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
然○附蒙引此章論道術也蓋當時處士橫議所謂人
挾一椎鑿家築一宮墻墨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視
親疎爲一體則天下平矣楊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
惟求己之非是而不較人之得失則天下平矣孫吳
之徒則曰行吾之志自足以平天下申商之徒則曰
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故孟子以爲此皆亂天下
者也惡能治天下○存疑註親長在人爲甚爾至反
失之數句解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內本文道在爾
而求諸遠兩句且虛說言道理本在爾也而人反求
諸遠事務本甚易也而人反求諸難何必求諸遠且
難哉彼親長是道在人爲甚邇也親之長之是事在
人爲甚易也使天下人人皆不求諸遠且難只親其
親長其長而求諸近且易焉則天下就平無復餘事

困勉錄曰。此章存疑。雖云與中庸孔子告哀公之言只一般。然中庸在下位節只歸重在身上。蓋誠字意上文已有也。此章則重在誠上矣。微不同。又曰。中庸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推原其所以當誠之故。此章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言其不可

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日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見道只在於親長。親長之外無餘道。而道之在邇也。使親親長長而天下未能平。則親長之外尚有道。親親長長未足以盡道。而道不為邇矣。此孟子立言之意也。蒙引謂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天下可運於掌。又謂孟子所以欲使之親親長長者。其底蘊便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謹庠序之教。一段與張南軒在人君者親親長長以身率之似非此章之旨學者詳之。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不誠亦不同。玩白文是故二字。可見淺說過文與中庸同殊不是。翼註曰。首節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於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作主。○說統曰。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遞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困勉錄曰。朱子小註說有道字極好。存疑反病其太深。不知何故。又曰。首節未嘗無效驗在內。然只是逐節遞推之驗。游氏註預透末節意說不宜混入。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會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會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慶源輔氏曰。人孰無為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孰不知善之可為。然不能即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或未必真矣。

困勉錄曰思字與中庸慎思之思字不同蒙引說得明覺軒蔡氏說不是又曰思誠依小註既兼知行則脩身工夫盡於是矣乃又曰思誠為脩身之本何也蓋曰脩身則兼內外曰思誠則主內而言也○份按誠者天之道也指天道之本然乃萬物皆備於我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誠莫須明善否朱子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

不誠其身矣新安倪氏曰引大學以證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言誠身則以自脩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二字中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慶源輔氏曰游氏之說始則大學之

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也

之意非指聖人言也

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慶源輔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附存疑誠者天之道此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為貴意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蒙引誠者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註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可見已在我了思誠畢竟只是誠之故彼此集註皆用欲字但著箇思字也須得思字分曉此思字亦著於迹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我欲仁斯仁至與欲仁而得仁其欲字俱有實事工夫○此思誠二字內亦有明

困勉錄曰末節固是說驗但其所以說此驗者則有責成於人之意是其不容自已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慶源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雙峰饒氏曰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脩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說誠身工夫則無閒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

玩可見蓋逐節遞推與一節貫通大凡說效驗處皆當以此二意推之輔氏以大學次序中庸極功分看妙甚

取友而友信以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附蒙引此至誠是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即中庸誠則形至能動變化者一理也所動即親友君民也○存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二句是言思誠之效以終首節之意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雲峰胡氏曰此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修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 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入之道而孟子易之 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大學章句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慶源輔

說統曰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重在末條○翼註曰作屬文王與屬伯夷四書釋地又續曰馬賈與言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有養於國者余謂孟子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節便是西伯養老於鄉若伯夷太公往歸暨鬻熊辛甲大夫之徒自養於國學則西伯親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又不待云矣

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曾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附蒙引明善誠身俱是思誠之事然明善其本也所謂思誠為脩身之本者特以不曰脩身而必曰誠身者以思誠為脩身之本故如此立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言文王起而為方伯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

命為西方諸侯之長上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

姓呂氏名尚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

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慶源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辯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存疑此章是說文王善養老以致大老之歸而得天下之歸以諷當時故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蓋行文王之政必得大老如伯夷太公者先歸而天下無不歸矣豈不為政於天下天下皆歸則天命在我政自我行令自我出故為政於天下○蒙引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庶人之老謂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與鰥寡孤獨不同

翼註曰齒德不平說齒者凡老之所同德者二老之所獨○份按翼註云其子焉往乃不約而同之理而蒙引則謂視大老為何背二說不同愚謂蒙引為是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

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

外矣南軒張氏曰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炎綱幾振亦庶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固如此○慶源輔氏曰眾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眾人之父爾○雙峰饒氏曰既有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附蒙引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一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

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即高祖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

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誦與屈同於一人之下而信伸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

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

慶源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下有為也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翼註曰通章以強兵作主上二節即富國之罪以其強兵之罪下一節即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其善戰之刑也○

五之大全 卷之七 離婁上 七

說統曰末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困勉錄曰第二箇次之亦承首句來謂次於善戰者耳不可謂又次於連諸侯者也。又曰富國者雖亦有助戰之意然不可專主此說觀存疑可見。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蒙引冉求所坐便是辟草萊任土地者一科矣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其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況於人命可不重哉。○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慶源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關同

善戰如孫臏。音牝齊威王臣吳起。衛人為魏文侯將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洛陽人張儀。衛人之類辟開墾。口狼反也任土地謂

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反盡地力商鞅

以兩反開阡陌之類也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百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上中下

份按遂上有涂字恐當作經字洫上有路字恐當作涂字

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孝公十三年也秦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平斗斛權衡丈尺○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朱子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地開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洫上有路這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地則只開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南軒張氏曰自當時言之孰不以為大功而先王以為大戮治世之所誅而時君之所賞孟子之言及此蓋正誼明道以遏人欲之橫流

份按與其橫縱與字原文作辨當改正

份按溝間千夫句原文作溝間千畝澮間千夫當改正

份按遂廣一尺一字乃二字之訛當改正遂廣一尺下脫溝四尺洫八尺六字當添入○則則幾二丈矣一則字當去

也○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士之所
以自任者不過有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
以遏其流雖是救時之言然士而以此三者得名則
世德之衰可知矣○通考朱子開阡陌辨曰阡陌者
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
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
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
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阡之為
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夫而畛道為
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
路周其外其與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
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縱橫而命之然遂廣一尺澮
二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
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
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
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
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
并買賣以盡入力墾開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有尺

份按所謂一時之害雖除者蓋上文說周末世衰法壞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此一時之害也其曰商鞅除去阡陌使民有田即為承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一時之害之除也今將上文諸語盡刪去則一時之害雖除句無根讀去竟不曉其何故

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
後精微之意於此盡矣又曰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
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
舊而非秦之所置矣○董氏彝曰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慶以地善戰者服
上刑辟草萊在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泥
其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
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附存疑此
章重率土地而食入肉上故以善戰為上刑連結諸
侯是游說諸侯使相結約如蘇秦說六國合從以擯
秦之類是也連結諸侯使相攻伐亦同歸於戰但不
身親戰伐之事故較之善戰為次辟草萊在土地是
專主於富國上則虧壞先王之良法美意下則浚民
之膏血如秦之商鞅論其罪更大然比之目下使人
肝腦塗地者未免有閒故亦次於上刑○冉求聚斂
雖為聖門之罪人然與商鞅之徒尚差商鞅之罪以
今觀之尤浮於善戰蓋萬世無窮之禍也此章之言特孟子一時之論耳

徐傲弦曰。寐則神處於心。寤則神依於目。○吳因之曰。不能掩其惡。不能掩其心之惡也。不要泛了。人焉。度哉。亦是心之善惡。不能匿。大凡聖賢觀人。觀其心也。聖賢知人。知其心也。古今以來。只為心迹兩字。糊塗過了。多少。○翼註曰。正不正。兩項。重不正。邊方。應上不能掩其惡。又曰。人焉。度哉。度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說統曰。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撇却。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人焉。度哉。句。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為人所掩過耳。孔子是徐察法。孟子是直截法。○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附蒙引。言最好是眸子。眸子最好觀人也。主觀人言存乎人者。謂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莫良於眸子耳。○存疑。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其良處。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正不能掩其惡也。下遂承言。眸子不能掩其惡。如觀人者若聽

困勉錄曰。湖南講請人當未說話時。眼睛不甚動。要看着他還難。一到發言。他口裏略弄些虛頭。便眸子閃爍。張皇如左傳云。目動而言肆者。即有一種人。肚裏甚是奸深。口裏不吐一詞。却免不得有開口處。所謂以言飾以不言。飾就他欲吞欲吐之際。正好觀他眸子。按此說。專就聽言時看。眸子難專用而可兼用。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搜。焉於虔反。其言又觀其眸子。則人之善惡不能匿矣。廋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南軒張氏曰。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眸子。盜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則望而知其為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邪。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西山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內。

孟子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新安陳氏曰：趙氏註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蓋以在察解存乎人之存字，然以易繫辭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類，觀之只輕輕說過，不必訓為察也。附蒙引：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古人已發之矣，但眸子之足以觀人，前此未有發之者，而孟子獨得此法，以鑑人物，故言之以曉人云云。○夫言之足以知人也，固矣，而眸子尤足以知人，故既聽其言而又并眸子觀之，則人焉廋哉！此章意重在眸子。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雙峰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

翼註曰：聲音是偽為恭儉之言，笑貌是偽為恭儉之態。

份按實為侮奪人之事，而偽托於恭儉，便是聲音笑貌為者，非有兩層也。

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雲峰胡氏曰：孟子嘗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已，驕侈之欲耳。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為者，恭儉之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爾偽耳。天理人欲之分，誠實虛偽之判也。其亦擴天理而遏人欲，與附蒙引當時之君有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為恭儉，而無恭儉之實德也。蓋在其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以制，是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其於鄰國也，則無故而加之，以兵無故而侵其土地，是亦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故孟子正其實而言之曰云云。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鄭申甫曰：權者稱量輕重以取中之謂也。援嫂時避嫌為

輕。極。溺。為。重。出。處。時。守。道。為。重。濟。溺。為。輕。孟。子。之。不。輕。援。正。其。知。權。處。也。
說。統。曰。髮。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箇。權。字。為。下。調。言。張。本。○。困。勉。錄。曰。註。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即。程。子。權。只。是。經。之。說。論。語。主。言。經。權。之。二。則。於。程。子。之。說。補。其。所。未。盡。此。章。主。言。經。權。之。一。則。全。用。其。意。集。註。之。精。如。此。又。曰。此。章。禮。字。只。作。一。經。字。看。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

親授受以遠去聲別也禮之經也○禮記內則男

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援救之也權稱去聲

錘直垂反也稱平聲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字之義

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朱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

氏曰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

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乎漢儒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附蒙引髡此問與上篇陳代彭更之意同。髡欲諷孟子用權特先以禮發其端。○禮與權二字淳于髡亦知有此二字但此二字有正道邪說之分。蓋權與經雖有辨其實權不離經。權所以濟經也。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只是於事之常者用常禮事之變者用變禮。權只是禮之變者非有背乎禮乃委曲以成乎禮也。故曰權非體道者不能也。淳于髡見孟子直己守道不肯少屈身以伸道以為知有禮不知有權則是以權為禮外物也。即此便是邪說與古人所謂權者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此一字最難認。○禮是常行之道。權是處變時所當行之道。

困勉錄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可謂嫂溺不須用道。只須援之以手。蓋援天下者。以不失已為道。援嫂者。以手援為道。如髡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湖南講曰。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為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雖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為。若舍目前。顛運不顧。而遠驚後世。則聖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與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朱子曰。古人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

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

說統曰。子弟賢者少。愚不肖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困勉錄曰。此章大全存疑皆疑言父子。唯蒙引則主常人之父子說。看來蒙引似優。蓋周公亦嘗擬伯禽。則知父子賢聖者亦不必不親教也。

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失其經也。與髡因言孟子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專以處變之權言之。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然後用權以通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之誅管叔。大舜之不告而娶。是皆權之大者。異乎經而不離乎經也。不可常者也。淳于髡欲論出處。乃以嫂溺援手而為喻。是豈切當之論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去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

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

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

父也。」附蒙引：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此亦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言若聖賢自無此事。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朱子曰：易

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必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龜山楊氏曰：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

必至於責善。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也。新安陳氏曰：父

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矣。王氏曰：父有爭去聲

下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

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慶源

輔氏曰：王氏最得孟子之正意。責善謂責之使必為善也。責之使必為善，則便有使之損其所能去其所劣之意。故必至於相傷。至其所為或背理而害義，則豈可坐視而不管？故在子則當爭，在父則亦當戒勉之也。雙峰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教之而已。新安陳氏曰：父

翼註曰。事字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吳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著故特歸重。不失其身。

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子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權以濟經。非反也。
乎經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

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新安陳氏曰。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

翼註曰。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附蒙引。虧體辱親。自是兩意。如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體之謂也。如云。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不辱其親之謂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
新安陳氏曰。此事親所以為事之本。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為守之本。○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准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附蒙引。孰不為事。事之本也。此二事字。與凡所謂事物之事。稍不同。乃服事之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鄉東郭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

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餞之餘亦看做親意所存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辭也此豈一時口頭勉強做得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錫類不置之孝有守身意在內○吳因之曰養志不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已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南軒

吳因之曰首二節言事親必先守身然所以事親之道猶未詳言故舉曾子養志以示事親之則大抵此二節只申

張氏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入子之法○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唯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雙峰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皙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諭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會元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末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斃尤善守

明能事其親意不必惹著守身○困勉錄曰曾子固是能守身者然孟子引曾子之意只是要為養志之證不重在守身意謂曾子不徒守身而又能養志又曰守身固即是養志之大者而養志不徒在守身也此章既以守身養志對說則講養志處不必復入守身蓋守身養志二者合言之則守身即在養志之內分言之則守身自是守身養志自是養志大全新安陳氏講曾子養曾節亦牽守身來說此不可從蒙引存疑及吳因之說得明又曰新安章末一條亦仍是以守身養志對說也○份按困勉錄所云乃是正解然新安申說云云亦可備一說

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拂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為得之云○蒙引曾子養曾哲一條其旨歸在事親若曾子者不必粘著守身說蓋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段發之已盡矣不復用贅矣故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事親交言之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存疑既明事親守身之大又除守身不道而言曾子之養親以示事親之則也過文當云事親為事之大如此事親之道何如觀之曾子可見矣○看來此章大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為事親之本爾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則是皆為事親而發也○蒙引必請所與見在盤

殺之餘也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竈厨未出者也○存疑養志要不專在於飲食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爾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去聲之事也故事

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

孝為有餘哉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為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常聞其以為有餘也

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

說統曰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可蓋只顯得養志為事親之道耳不重曾子能事親上

說統曰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起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未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顯著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規諫上一正君而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高新鄭曰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困勉錄曰須知不但在用人行政之先亦在君心

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養親之大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適 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名度字季節睢陽人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朱子曰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於正○蔡氏曰非心非僻之心也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

之非之先以李文靖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之言觀之可見又曰大人者雖是正已而物正然其格君心亦須用些力觀朱子引伊川解易一條可見且如說王者過化存神然王者之治天下亦豈絕不用力蒙引因註正已物正之言遂謂格字不是著力字亦太拘又曰蒙引云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荀卿述孟子之言也便可見孟荀之優劣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字與攻字正相反雖均之為正道而精粗之辨亦顯然矣按蒙引此說亦即格字不著力之說也又曰一正君專承上君正說而國定矣則承上莫不正而推開說存疑謂一正君包上君正莫不

人之非不足過適與諷同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去聲 新安陳氏曰仁本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下同 仁義所以正也集註所以不提仁義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於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大人者止惟義所在非禮之禮止大人弗為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此大人皆以德言為聖人之稱格君心之非正已而物正者主為人臣者而言其餘則兼通上下而言附存疑人所以不足與適政所以不足與閒以本原都在心上本原不正未流能正得幾多故不若姑置未流只就本原上

正意似謬。○翼註曰。一正君一字要提出。是不必紛紛通聞意。

理會格君心之非。正在本原上理會。而非有大人之德。亦莫之能也。故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格君心之非。正已而物正者也。莫不仁。莫不義。指用入行政說。用入行政。何處見得是仁。義仁者無私心者也。義者事理之宜也。正只是仁義。○淺說。君心既仁。則用入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入行政。皆合宜而無不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君正莫不正也。大人一正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於用人行政之間。而費却心力也哉。○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過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

音扶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朱子曰。孔子不能格定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南軒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慶源輔氏曰。集註解得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譽望足以弭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取辨於頰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

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雙峰饒氏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徒洛反也。呂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

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

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

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慶源輔氏曰集註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二言於

人已兩有所益。○雙峰饒氏曰我去譽他人之譽平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譽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字說則二者皆有不得其真之意。○雲峰胡氏曰毀譽已自是非真况脩己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附存疑孟子說此兩句是欲人於毀譽上斟酌不可一槩信之也。

註以脩己觀人者發之意已足矣輔氏說不是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

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

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

去聲而言之與音余。○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

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反有進矣此人之大患

也。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入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入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雲峰胡氏曰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也與大學正心脩身兩章之人字不異通旨朱氏公遷曰為好為入師者言之論語不言為師之道孟子自是儆戒學者之辭蓋師莫病止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足自足者且不足為學况可為入師乎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邀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說統曰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敖之非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舍別有所為而來意

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去聲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

說統曰徒饋也徒字可玩
含有不計其人之意○說叢
曰謂正子有因驪以于進之
意非也謂不干進而真有意
藉其資糧與馬之便亦非所
以論正子只是偶然不謹與
之同來孟子亦儘諒得他過
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
饋耳○困勉錄曰按此說
得好集註大全蒙引存疑雖
只就饋上論然亦似不相
妨

能好善而篤信之為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
為罪不可尚也○附蒙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
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
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饋博孤反
啜昌悅反

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

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朱子曰王驩齊幸臣蓋欲自託
於孟子以取重使滕王以為介

孟子未嘗與言吊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深矣樂正
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
已故以饋啜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考
疑驩以是積憾而遂去也○南軒張氏曰克既館於
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
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不

謹也○雙峰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
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卻正其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
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
為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
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
責之○趙氏曰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
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
言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

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
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

引之今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儒也家
貧親老不為祿仕者情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

循苟且亂常拂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為不孝之大者○雙峰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蒙引於禮有不孝者三事皆是正路上差了脚步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不同此章之言義之精者也蓋不違其親為大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而不急於娶孝也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按饒氏作趙氏意度之說似亦太說殺了不如輔氏從容且不娶無子坐定告則不得娶者亦太說殺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

權也新安陳氏曰告者禮之正也經也不告者禮之變也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

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

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新安陳氏曰體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為一

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堯得以命瞽瞍使舜

娶舜雖不告堯告之也以君召之而已○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新安倪氏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

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綱。集註之有功於世教也大矣。附蒙引：君子以為猶告也。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故曰：權不離正。此章不告而娶云云，只可論理，要非實事。蓋戰國時人多好事，處士常妄言。如曰：孔子主癰疽，侍人曰：百里奚自鬻於秦，曰：伊尹割烹要湯，曰：舜不告而娶，此類甚多也。孟子大槩亦隨所聞而以義理及己意評斷之，不及一一覆其妄耳。又如焚廩浚井，二嫂治樓之言，尤為乖妄不足信。孟子亦只據理斷將去，俱不暇覈其言之妄。至於瞽瞍殺人之問，亦只告以竊負而逃之理，要之亦未必當於事實也。按尚書舜既克諧，以孝瞽瞍允，若然後

吳因之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此是論仁之要。仁之實事親是也。此是論仁之實。問實與要何別？曰：要者提綱挈領之謂，與沒甚要緊相對實者精切不浮之謂，與爛熳華采相對大抵要與實二者俱是說用，不是說體。然所謂提綱挈領亦只是華裏面事，而至於實之切近精實者，則如果核之類，有生道焉。尤其發根處也。故要與實自對不過。○大全辯曰：實字小

四岳舉之堯乃妻之，則當無不告而娶之事。縱使瞽瞍未底豫，然以人情言，彼頑嚚之人，一聞帝顯用其子，而以帝女為之婦，彼亦無不沾被福澤之理。庸有不幡然歡喜者乎？而又何至畜怒藏怨，不樂其娶帝女而欲禁之哉？孟子之言要之，但可立萬世人子之順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

註中如勿軒雙峰說皆得之。譬之果木有根本方有枝葉有果核方有萌芽。有子所謂本根本也。孟子所謂實核實也。實字乃其發根處。較本字又進一層。○困勉錄曰。論語孝弟為仁之本。仁字與此章仁字俱是偏言之仁。然論語總以孝弟屬仁。而此則以事親屬仁。以從兄弟屬義。蓋合言之則二者皆是仁。分言之則一屬仁一屬義。新安陳氏亦說得明。但其所謂理一分殊者。亦俱就偏言中說。不可認為萬殊一本之意。覺軒蔡氏謂有子所言是專言之仁。此誤也。又曰。孟子每以仁義對言。然有泛言之者。則是存心制事之分。有就孝弟說者。則是愛敬之分。雖皆是欲以

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焉。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覺軒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弟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為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其事親者。以從兄。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為仁之實也。○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弟。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勿軒熊氏曰。此實字之訓。當如果核之實。○新安陳氏

仁義該天下之道。然有偏言專言之不同。蒙引仁義二字一條須善看。○湖南講曰。仁義本一原。孟子原以入倫之至統之於仁。而茲乃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何也。曰。義從仁中分出。兄亦從親中分出。原從合處分。則分處亦未嘗不可合。○仇滄柱曰。實字當對用之。廣說不可單對用言。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實耳。

曰。洙泗言仁。孟氏始每言仁義。言仁。渾淪言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為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淺說。天下之道。惟仁與義而已。故仁之為道。其用至廣。凡所當愛者。無不愛也。然是愛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事親。能事親。則仁民愛物。特從此而推廣之耳。是事親為仁之實也。義之道。其用亦至廣。凡所當敬者。無不敬也。然是敬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從兄。能從兄。則敬長尊賢。特從此而推廣之耳。是從兄為義之實也。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矣。○蒙引。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之間。往常俱以用字對實字看。不知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用中之實者。則在事親從兄。○切近精實四箇字。要得明白。為仁之本。本字便該有此意。今人作破

說統曰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箇矩度是節。有箇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文。○徐傲絃曰：心雖無窮，不得不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朴，不得行以委曲之文。此之謂節文。非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仇滄柱曰：節文二字，通義程氏分貼無過不及，淺說因之。又中庸禮所生也。註用節文二字。陳北溪亦分貼無過不及。此皆先儒相因不察耳。朱子

題以行仁之始，破本字是但得其切近處，不得其精實字意也。然實不可以精實字當本字。故曰：意亦猶此。○仁之實，如穀實果實之實，有生道焉。故曰：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又曰：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義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七容反容無所勉強。上聲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

謂節是等級。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饒氏說亦相同。蒙引又謂節文是整齊而有華采。世業云節是有箇品節可循，如昏定晨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即所以行乎此者，有箇自然底文章不至直率粗鹵是也。二者本不相離。愚於會解以節字兼無過不及。言文即在無過不及上。做得委曲周詳而燦然可觀，尤覺理足。○困勉錄曰：翼註亦謂勿分太過不及。然蒙引則以過不及分蓋節其過文其不及。而節文內又各自有過不及。二說亦自不相妨也。○摘訓曰：樂之實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他事論華實。原不會比到音樂上。言樂別樣事為樂之華。

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新安陳氏曰：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言孝弟皆以天性言，自良心所發而言，則仁義之道莫先乎事親從兄也。自人心所同而言，則仁義之道在於親親敬長也。又按此章言仁義之實為道之根本，而智禮樂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一章言親親敬長之心，出於同然而即所以為仁義之道，故極言之。使人信之而不疑也。語錄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朱子曰：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

樂斯二者方為樂之實。不可
云聲容為樂之華。樂斯二者
為樂之實。○李東一曰。樂斯
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孝弟
孝弟行來無勉強。有自然樂
地耳。○吳因之曰。不知手舞
足蹈者。言從心所欲。不踰孝
弟。見其為孝弟之極也。○困
勉錄曰。按王守溪講足之蹈
之。曰進退而慎齊。出入而揖
遜。後長而有徐行之禮。相從
而有趨進之儀。講手之舞之。
曰疾病而抑搔。出入而扶持。
捉搗而有捧手之敬。即席而
有振衣之恭。極為精確。蓋此
樂不專在聲容上。又曰。此段
數句句句有淺深。蒙引最說
得明。翼註樂從良心上看。故
謂樂則生矣。直至不知舞蹈
一時俱有。無甚漸次耳。又曰。

樂則生矣。似無節次。自生而
惡可已。而不知舞蹈則有節
次。樂則生矣。樂字似直貫至
節末。又曰。生不必遇親長而
始生。又曰。按樂則生矣。以下
數句俱有節次。故每句須重
下截。玩註自見。如樂則生矣
句。重在生字。不重在樂字。惟
生乃見其真樂。非謂樂則自
然能生也。○份按樂則生矣
句。困勉錄謂重在生字。固是
然。云非謂樂則自然能生。殊
有語病。蓋就樂則生矣句看
則重在生字。從樂斯二者說
來。乃是樂則自然能生意。玩
註油然自生自字。可見語類
云。要到樂處實是難。蓋既到
樂處自然能生矣。
呂晚村曰。細玩大註內必字
然後字。似專重知一邊。何也。

是親親仁民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
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
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
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
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
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
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
是這箇實字要緊。○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
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
然淡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
到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捉安排。纔忘記。又斷
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節者等級也。文是裝裹
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也。○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
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
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
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貞。固
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為貞也。惻隱
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之

為二可知矣。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水
土俱旺於子。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
龍朱雀白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
此貞之所以成終。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
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為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為
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
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
也。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
生。生而不能自己者也。若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
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
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
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
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
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為物昏。而知之
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
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
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
也。樂之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

蓋論道理只一仁義便了。但恐爲仁義者自以爲仁義矣。而於事親從兄之際實有未合理未盡善處。此非知禮樂不能究之極其精。而其緊要尤在於智。此即大學以致知格物爲先。而孟子論孔子集大成。金聲尤重於玉振者也。後儒不能闡明斯旨。牽合四德五行。或以智爲貫下起元。或以知而弗去爲五行皆一。而水獨二。以此釋經。譬猶舍康莊而趨郛曲。徒躑躅自困耳。

困勉錄曰。雙峰以事親從兄爲本。立知禮樂爲道。生殊謬。此亦易見。又曰。黃氏謂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生。生種子亦謬。生處即在實上說。

形見。血脈自然流盪。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和順從容。不待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是樂之實。○草木既有生意。則日長月茂。無一息之停。孰能遏而止之哉。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則亦如草木之有生意。自然日日暢滿茂盛。條理通達。自無一息之停。又烏得而遏之哉。○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切。仁與義。是斯道之統會。若便恁地說過。亦只是說話。須是以人體之方可。所謂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者。此正如魚之飲水。冷暖自知。非言語之能盡也。○雙峰饒氏曰。實如果實。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這箇到生而惡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是爲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得全。○節是限。節文是文章。如及階是節。揖是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

又有親疏。迤邐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節文斯二者。作動字看。此章說得皆活。亦當活看。○禮樂合精粗本末而言。到樂處。則道理自然生。○此章不言信者。實則信在其中。○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禮樂智是緯。○莆田黃氏曰。前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入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芽。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悅處。○張氏彭老曰。孟子所謂實。即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葉。有核實。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之繁葉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蹈手之舞也。○雲峰胡氏曰。前兩實字。是

吳因之曰。此章只論仁義。便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意思言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然必有知之實以知之禮之實以節文之樂之實以和樂之。然後謂之能事親能從兄而仁義之實所以無歉也。○困勉錄曰。此章依饗合註大全蒙引存疑淺說吳因之則首節屬本心次節屬工夫而總註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只貼首節依翼註直解說約則二節一例作本心看而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亦總貼二節未知孰是姑從大全諸家又曰首節言仁義已包得禮樂在內次節特抽出言之。以見仁義之實所由全耳。玩通考朱氏公遷說可見蓋偏言之仁又有包知

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新安陳氏曰。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智配貞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與文理密察之密同。禮之節文不厭其密。樂至於生惡可已。舞蹈而不自知。斯可以謂之深矣。通考徐氏潛生曰。集註中訓仁曰。心之德愛之理。訓義曰。心之制事之宜也。訓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獨無訓。智者四端之一耳。仁義禮既有以釋之。豈於智而獨無所訓哉。蓋嘗以明足以燭理。言又以達於事。理言亦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訓乎智也。附淺說。然無智禮樂又何以全是。孝弟哉。故智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知之明而不差。其正路守之固而不失。其初心是也。禮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節其過而歸之。大中。文其不及而底於至善。是也。樂之實則從容乎孝弟之天。無事乎勉強之力。而至於樂也。樂則生意油然而不待擴之而自充也。生則日新月盛。雖欲遏之有不能也。由是熟而愈熟。盛而又盛。心與道而

禮樂在內者。又曰。論來仁義知禮樂是一類名色。皆為自然之本心。皆有當然之工夫。乃以仁義為本心。以知禮樂為工夫者。蓋雖可互見。而所主不同也。朱氏公遷所謂知禮樂即在仁義之中者。亦當以此意推之。○呂晚村曰。實字是根本義。不是該盡義。又曰。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最廣。惟此為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又曰。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翻。別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真其實道不淺。又曰。天下道理無不根原於孝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

相忘身與道而俱化。足之蹈之一。孝弟之形見。有不知其誰之所為也。手之舞之一。孝弟之動盪。有不知其誰之所使也。其樂之深也。又何如哉。盡孝弟而至於此。是則道之大本以立。而其用寧有窮乎。○蒙引節文只是中無過不及。俗云恰好處。○言智而後及禮。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了。然後方可從上面加節文。仔細工夫。○此守之固。是言其行之有終。自知之至。守之事親從兄。始終之事備矣。節文乃是就上面加華采。又較深一節。至於樂則愈深矣。此三段以淺深言之。○樂者謂其事親從兄無所勉強而安之也。由是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蓋進進不已。所得愈深也。生則惡可已也。樂而又深。其味無窮也。至於手舞足蹈之至矣。見得不是樂之便住。○惡可已。即生生不已也。○尋常說進德之事。只道樂處便了。此節却有許多節者。亦是樂中之節。非樂之後。又有許多節目也。尋常單言樂字。亦皆樂則生矣。○存疑。手舞足蹈不必說。如作樂者之舞蹈。只脚輕手快。便是此蒙引說。可謂得其旨矣。○這樂與仰

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仇滄柱曰：此章之意是勉人孝弟而發言仁義之實只在事親從兄。正見孝弟之爲重。時文多作辨明仁義說。似未得旨。又曰：仁義之實只在孝弟。下文智禮樂亦即在孝弟中做出。初非有加於仁義之外。時文言天下之道不自仁義而竟似看得智禮樂在仁義之外矣。豈以仁義二字平對智禮樂而言耶？不知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正不必謂仁義未全而必待智禮樂也。

不愧俯不怍之樂不同。這樂尚在工夫上。那樂是效驗。這樂上尚有生鳥可已許多事故。曰尚在工夫上。若仰不愧俯不怍之樂。又在手舞足蹈之後。故曰是效驗。○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卽是樂。○生是自然。發生如草木生枝長葉一般。在孝弟則是心中只管去愛親敬長。一念孝弟意思。眞箇勃勃然發生出來。如草木生枝長葉一般。都不待費力。要他如此。所以謂之生。惡可已。只是就此充長去。不可遏也。要不大相遠。必樂則生者。凡事若出於勉強。未到樂處。則苦其難而自阻者多矣。安有喜前勇進之理。一到樂爲處。則不見其難。但見其易。不見其惡。但見其美。只管愛做。生意勃勃矣。○此章五箇實字。文勢雖是一般。意思却有二樣。仁義之實。是以其發見之親切者爲實也。智禮樂之實。又是從此而得意。思與上不同。仁義之實。是箇本領。智禮樂之實。却是爲此底工夫。故總註曰：天下之理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蒙引：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此四句全是貼仁義之

實二句。不可以爲該智之實以下。朱子分作兩段。故小註以爲此章之言一經一緯也。○仁之實。章孟子可見道理自周遍。非謂天下道理卻不出乎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在於事親從兄而已。下文智禮樂亦然。故一一下箇實字。有生道焉。○仁義二字。孟子是以此該盡天下之道。如云亦有仁義而已矣。又云仁人之安宅云云。又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又曰充塞仁義。每只言仁義。是並舉體用而言。以該天下之道也。此章言仁義之實。亦是一大頭腦。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也。其下條智禮樂云云。則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要有主客。故朱子亦分爲兩段。解總註亦然。○孟子看得孝弟二字。道理最大。此章之言。卽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理。故其所抱負王道。只欲五畝而使老者無寒。百畝而使老者無飢。雞豚狗彘之畜。而使老者得食。肉謹庠序之教。而使老者無負戴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皆是定見處。

翼註曰。上節言舜輕天下而
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
因以化天下。○李衷一曰。此
節大旨與輕重無干。即是
後章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為
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之意。蓋天下悅而歸舜。正是
以舜為仁人。為孝子。而舜之
心却不肯把此自寬解。只見
得不能得親順親。就是人盡
歸我。當不得其事。正是舜之
不見已為仁孝處。○困勉錄
曰。天下悅而歸。本文亦只就
勢過之隆說。以舜為仁孝。是
言外意耳。○翼註曰。得是偶
得其悅。順是渾合不違。註曲
為承順與諭親於道。乃所以
得順之故。又曰。盡事親之道
而瞽瞍底豫。不可以得親順
親。作柱蓋得親之事。淺未可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也。○雙峰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

以言盡道與底豫也。故註只云順親。
說約曰。按紹聞編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此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云云。

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為人子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附存疑。此章首一節只是後章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意。○蒙引必諭之於道了。方得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順字正訓是不違。諭之於道。都是順前面工夫。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書舜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言舜乃瞽瞍之子。不幸遭父頑母嚚及其異母弟名象者亦

驕傲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大禹謨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言舜敬其子之職事以見瞽瞍夔夔然。莊敬戰慄雖瞽瞍愚頑亦且信而順之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新安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

份按說統云舜何曾見瞽瞍有未合道處。困勉錄謂此將註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錯看了。愚謂所云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者。蓋言父母於已縱有怒之之時，惟引為已罪，不以父母之怒已為非。為不是也。若視平日泛常所為，有未

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人父子者亦莫不定矣。嗟夫，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跂及，而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雙峰饒氏曰：聖人遇此人，倫之變，却能回變為常。返逆為順，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附存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上是子孝，下是父慈也。天下化裏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看。出○淺說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為慈，則父止其所。○李氏曰：名侗字愿，中延平人。舜之所而天下之為父者定。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音恭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去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

合道處豈得不問是非一向
不逆其志使之陷於非義此
說統之所以為誤也

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

不是處耳

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權字瑩中延平人○慶源輔氏曰孝子

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已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有不是皆已之不是也已既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慝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孝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